

河間府新志卷之十一

人物志

人物下

宋

盧懷忠瀛州河間人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初寓居河中值李守貞之叛周祖圍其城懷忠夜踰城出見陳攻取便宜河中平奏補供奉官從征慕容彥超於兗州顯德初監沂州軍以所部破海州功居多世宗議北征先遣懷忠按視出師道路三關平遷如京副使宋初遷內酒坊副使會朗州軍亂

太祖將出師致討遣懷忠使荆南因謂曰江南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使還奏曰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暴歛南邇長沙東鉅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太祖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卽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荆湖平以功遷內酒坊使乾德二年改判四方館使知江陵府四年王師伐蜀江陵當峽江會衝以供億之勞遷客省使又明年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

歸京師太祖遣醫九艾以賜之未幾卒年四十九
大中祥符四年錄其子熙爲校書郎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周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爲裨校
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
刺史改鐵騎控鶴都指揮使遷殿前都虞侯領漢
州防禦使乾德初親郊爲儀仗都部署四年信病
瘖上幸其第贈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海軍節度開
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廷進等將爲不軌謀泄夜
啟元武門召信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
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太

祖常令御龍舟習水戰於後池有鼓譟聲信居元武門外聞之遽入服皂褊袍以見上謂曰吾教水戰耳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忠臣也卒年八十一

王繼升阜城人性純質厚事太宗於藩邸太宗信任之卽位補供奉官累遷軍器庫副使陳洪進來獻漳泉地以繼升爲泉州兵馬都監會游洋洞民萬餘叛攻泉繼升潛率精騎二百擊破之擒其魁械送闕下餘黨悉平召還遷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知諸道陸路發運事雍熙四年以諸道水路發運

總爲一司命繼升與刑部員外郎董儼同掌其事
號爲稱職遷神庫將軍端拱初改領本州團練使
三月卒年六十四太宗嗟悼贈洋州觀察使官給
葬事

王昭遠繼升子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以鐵山遂
爲小字有膂力善騎射少時常入山捕鷹鵬值澗
水暴發十餘丈昭遠升大樹經宿得免又嘗涉河
水陷二人從旁共援出之昭遠神色自若喜與里
中惡少游處一日衆祀里神適昭遠至有人授以
骰子令卜他日節鉞兆昭遠一擲六齒俱赤南遊

京師事太宗於晉邸時被親遇常呼其小字及卽位補殿前指揮使遷都知從征太原先登爲流矢所中血漬甲縷戰益急會劉繼元降命守城門籍兵仗又從征范陽多所擒獲超拜散員指揮使涪王之遷房陵也禁衛諸校多以依附被謫獨昭遠無所預太宗以爲忠遷東西班都虞侯轉殿前班督指揮使領寰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頭乘傳鎮高陽關募兵以備契丹又爲冀州駐泊都監俄授澤州團練使洛州都部署太宗屢稱其能端拱初召爲殿前都虞侯領勅州防禦使命有司治綾錦

院爲公署掘地得鐵山或言此山卽鐵山故營又
與昭遠小字合威異之太宗嘗草書統扇作古詩
賜諸將其賜昭遠者尤加賞遇二年領河州觀察
使再爲幷代副都部署至道中李繼遷擾西鄙絕
靈武糧道命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
芻粟竟達靈武繼遷不敢犯眞宗卽位徙定州行
軍都部署未至拜保靜軍節度使充天雄軍都部
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陽數月卒年五十六
時車駕在大名爲廢朝贈太尉諡惠和遣中使護
葬初昭遠祖母嘗指昭遠語其母曰此兒有貴相

必至公侯後如其言

皇甫繼明蓀人父濟汾州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卽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爲供奉官

劉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其邑賦甚重輸絹疋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

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
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是時與信都令李冲
清河令黃萃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陟江
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
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
未及陞對卽奏論亳州獄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
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張覲王廷老
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美
餘布賞願行顯罰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
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

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設施變化准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有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

且劾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
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
條對所難以申其說且曰所謂向背臣所向者義
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並
司農奏宣示百姓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
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
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
未至於安且治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
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
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

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檢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
徧舉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誠者擯之爲無
能狹小僂辯者取之爲可用凡政府謀議經畫除
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
在其後故奔走乞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
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
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
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
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
監衡州監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元豐初入爲

集賢校理知大宗政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
天章閣議新官制除禮部郎中哲宗卽位宣仁后
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上
疏勸諫進讀以廣睿知哲宗然之時蔡確章惇在
政府而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
摯劾之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
以佐輔王室獨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
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
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
確過惡大畧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

罷去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
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
色彈劾多有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元祐
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論政請立監司考績之
制歷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
觸機輒發不爲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
憲法辨白邪正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
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
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
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所中紹聖四年貶

鼎州團練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焉居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曰忠肅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第進士僉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生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旣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伸邪

說以拒正論或詭禍福以動朝廷或托言祖宗以
脇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奸計百出
幸其旣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
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
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
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奸之意太平之治不難
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
人至於官職資廕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
行以申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決首論
其惡大畧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

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
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在滿嶺海自
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
此陛下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
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啣冤於地下
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
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可俟而不正典
刑哉忤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爲者皆忤發
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顯黜又論蔡京治
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